



## 江花

## 城市山林

08

## 聊聊缝纫机

■ 文/任德发

## 作者自述

任德发 喜欢拍照，也爱文字，致力于打捞岁月的沉船。

缝纫机，众人皆知是舶来品，以往镇江老一辈人称之为“洋机”。新中国成立之前，它是一种很贵重、稀有的家庭财富。它是服装制作革命的重要机械设备，靠它解放了人们手工缝纫的历史，提高了工作效率。随着新中国工业的发展，缝纫机逐步国产化，并先在制衣行业中得到普及，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，它逐步地走向了百姓的家庭。

要谈及缝纫机的制造还真是不容易，虽然它不是什么高科技，不是什么高端产品，但它倒是经过精心设计制作及多种行业配合才能生产的产品。笔者年轻时，曾去参观过镇江缝纫机厂，热火朝天灰茫茫的铸造车间，机声隆隆的金工车间，冲床哐当声不断的冲压车间，油漆味呛人的喷漆车间，还有外协的电镀锌件配套、非金属材料以及木板台面的行业配合。

起初的缝纫机都是人工脚踏式的，操作者需手脚协同作战，后来改良成电机为动力的半自动式，且功能也扩展到有锁边、锁钮洞功能，命名为工业缝纫机，原先人工动力的型号称之为家用缝纫机。

家用缝纫机走入寻常百姓家并不是简单的事，一段时期僧多粥少，供不应求，市场上供应先是上海的蝴蝶牌，后有南京的熊猫牌，再后来我们镇江有了工轮牌，生产厂就是镇江缝纫机制造厂，厂址在宝塔路

最南端东侧，向南三十米左右与宝盖路相连。可惜它在不长的时间内，因为市场的竞争而退出了历史舞台，无影无踪了。

家用型缝纫机走入寻常百姓家，绝大多数都是要买新产品，作为家中添置的家私。五十多年前，镇江年轻人结婚，缝纫机是婚房内必备的嫁妆“四大件”之一，是不少新娘子做家务劳动（女红）的重要工具，家庭主妇为子女的衣服缝补、大改小、小拼大、旧衣裤的综合利用等的必备之物，是她们的帮手。因此需求量很大，想买很难。于是政府实行“计划供应”，凭票购买。想要需申请，走后门，找熟人，各显神通，家用缝纫机成了一时非常紧俏的商品，曾经引领风骚一时。

但是社会发展很快，不久服装制作行业都用上了高效多功能的工业缝纫机，而社会上穿衣风气也变了，大都变成买现成服装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大家再也不去修修补补改改弄弄了，还有家庭成员的减少等因素，都使家用缝纫机慢慢跌入了谷底。但它毕竟为人类社会作出过贡献，如今虽被冷落，但还是有发光发热的余温。目前社会上还有街头巷尾为市民服务的裁缝手艺人，他们在使用家用脚踏式缝纫机服务。当然，更多的情况是因为缝纫机常年在家闲置不用而锈蚀损坏，直接将它三文不值二文地送

到了废品收购站。

缝纫机的修理行业是随着它的应用普及而产生的，但也随着它的受冷落而淡出市场。原先的大西路中段的又新街口，有家谢馥春小百货商店，除售卖各种日用品、小商品、化妆品外，缝纫机的各种消耗品、易损件，如皮带、机油、各种型号的缝纫机机针、各种颜色的缝纫机线，也是店中的主打商品。不光如此，重要的是机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故障或损坏等，到店中求助，店中都会派师傅上门修理，指导你正确操作缝纫机，遗憾的是这些情景也随市场的变化而逐渐消失。

目前镇江市面上，可以说很难找到家用缝纫机易损零部件的供应点。笔者曾多方寻找，找到一处工业缝纫机及零部件的供应店面，好是他们店还在代销，至于说到故障修理，甚至机器损坏那只能让其永远下岗休息了。家用缝纫机跌入低谷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修理师傅更是难找。万幸的是，还有人在坚守这块阵地，他就是世居城西的许奎成师傅，尽管如今他已经年过花甲了。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他就接触到缝纫机的各种零部件，后来的几十年，他立足本职工作，多方求教走访，练就了修理缝纫机的技术，现在他还在发挥余热服务社会。

## 黄鼠狼

■ 文/吴春波

## 作者自述

吴春波 东乡姚桥解放桥村人，高级经济管理师、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《沙腰河畔》《江河交响》《行者人生》等著作，现任镇江市儒商协会秘书长。

黄鼬，在我们镇江东乡被称作“黄鼠狼”、“黄大仙”。它善奔走，能贴伏地面钻越缝隙和洞穴，也能游泳、攀树和墙壁；它行踪诡秘，白日偶尔出现，贼头贼脑，稍纵即逝，它偷鸡摸狗，偷得极鬼祟又极恶劣，夜晚悄无声息地潜入鸡窝后，一口气能咬死好几只；它还会放臭屁，一种特别臭的屁，难闻至极；它还能使人中邪，老人们常说，如果谁家的老人突然模仿死去的人说话，仿得惟妙惟肖，那就是“黄大仙”附体。

我们小时候看见黄鼠狼，实质是黄鼠狼怕我们而惊慌逃遁，而我们却被黄鼠狼惊出一身冷汗，吓得头皮如过电。我们尽管顽皮，但就是不敢惹“黄大仙”。

霜降之后，水稻都已收到了打谷场上，地里要么种上了小麦、油菜，要么撒上了紫云英的种子，原先待在稻田里的黄鼠狼没了食物，便会在夜里窜到社员的鸡棚、鸭棚偷吃鸡鸭。当时一般家庭的鸡鸭棚大多建在屋外且门一般都是用栅栏做的，即使用木板门，门与框之间仍会有较大缝隙，黄鼠狼身子小，它会钻进棚里，遇到小点的鸡鸭会拖走，遇到大点的就把它咬死，吸血后吃点内脏溜走。社员们尽管痛心，但束手无策。所以到了冬闲时节大家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捕捉黄鼠狼。一则可以保住饲养的鸡鸭，二则冬天黄鼠狼的皮毛较珍贵，吃肉后将皮晾干送到供销社收购站还可以捞点零花钱。

捕黄鼠狼的工具很多。一是竹筒诱捕，选约0.8尺粗的竹筒截成2-3尺长，埋入土中，竹筒里必须光滑，将诱饵投入筒底，黄鼠狼钻进吃食，因无法退出被捕；二是寻洞捕捉，在野外发现黄鼠狼留下的足迹，寻到洞口，一旦发现后，就只留一个主洞，其余洞堵塞紧，用一布口袋套洞口，另一人从洞背面捣其窝穴，黄鼠狼受惊窜，结果入袋被捉；三是倒须笼捕，倒须用钢丝（要有弹性）做成，须要磨尖，笼子用铁丝编织，不可用竹篾，内装活蛤蟆，黄鼠狼贪吃进入而不能出来；四是木制箱子捕，它类似于风箱，两头开口，中间装踏板与闸板，只要黄鼠狼钻进风箱，踩动踏板，那么钩住闸板的两个钩子会自动脱落，箱子两边的闸板就会迅速掉落，黄鼠狼就被关在箱子里了。

黄鼠狼的习性是昼伏夜出。通常在人迹罕至的乱石岗或干燥的垄沟边上打洞穴居。捕到黄鼠狼后，找个避风的地方，开始剥皮，肉体从一头抽出来，在水中浸泡一段时间，皮用有弹性的树枝撑开成一个平面，高高挂起，往往会引来几条狗伸舌头仰望，黄鼠狼的肉是改善伙食的佳肴，它有臊筋，不拿掉臊筋，不仅会使满锅臊不可闻，而且还可能弥漫全村，令人作呕。

那个时候，看着比我大几岁的春林、根哎他们经常吃到黄鼠狼的肉，拎着黄鼠狼的皮去供销社收购站卖钱时真是羡慕得不得了，心里

痒痒的，总幻想着哪一天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捕些黄鼠狼。于是，我经常在黄昏时分将捕捉黄鼠狼的木箱子，放在黄鼠狼经常出没的地方，用木箱子最大的好处在于随时可变换地方，这样不容易引起黄鼠狼警觉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在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冬夜，我将木箱子放在我家猪圈旁边的碎砖乱瓦堆里，次日早上起来查看时发现箱子两头闸板已掉了下去，还隐约听到箱子里面的碰撞声，我心头一喜，走近一看，里面真的有只黄鼠狼。我急忙回家拿来一只麻袋，然后把麻袋套住箱子口就势拎起闸板，黄鼠狼急于逃生钻进了麻袋，我立即死死地捏住袋口并用带子扎紧，拎起麻袋来到河边浸泡在水中，将黄鼠狼淹死，再剥皮、吃肉，等黄鼠狼皮晾干后再拿到供销社收购站卖了两块钱，这件事让我兴奋了好长时间。

黄鼠狼的皮卖到供销社收购站，供销社再卖到皮毛厂做成毛领，据说飞行员都穿黄鼠狼皮的衣服。长大后，书读多了，才知道黄鼠狼其实是益兽，是一种专门捕食老鼠的野生动物，尤其善于捕食田鼠，偷食鸡鸭只是偶尔为之，而放臭屁则是它保护自己的手段，它对人类还是有益处的。愿我们能给黄鼠狼以足够的生存空间，让它们与其他野生动物一样能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活在这片大地上。

编辑 竺捷

版式 胡骏 校对 小伟